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主席

論 寫 作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編

一九七四年九月

人们在自已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

——83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272页

整个这一年我都在闹病（受到痢和疝子的折磨）。要不是这样，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现在我希望再过几个月就完成它，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186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5页

全书将分三卷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包括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1867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2——543页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

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页

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是太明显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腾出手来写一些对目前更有用，更能打击德国资产阶级的东西。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

革命的力量。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象
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
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report i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of the study.
2. The second part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e study.

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
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
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3卷第373——374页

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

马克思：《致R（卢格——编者）》（1843年9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417——418页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

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9页

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4页

重复、一部分是术语缺乏的结果，一部分是不习惯于逻辑训练的结果。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1月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140页

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

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89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凡是象您这样爱好科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能力去识别，什么是形式华丽但只是靠手边的辅助材料写成的应时作品，什么是精心完成的但外表可能不太华丽的科学著作……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89年12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9页

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编者）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2页

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就可能有点象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6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8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

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0页

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在政治争论上，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或一时激动……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94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2页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原则，以及对政府的态度。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说出了对他们的作品的缺点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辨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

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末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象那种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的小孩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梅林发表在《新时代》上的《莱辛传奇》我已读过，感到十分满意。这的确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要是我的话，有些地方不会这样去说明和强调，不过一般说来，他还是抓住了要领。令人鼓舞的是，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考茨基和爱德在这方面写过一些不坏的作品，但梅林有他自己专门的题材，即他更为详细研究过的德国历史中的普鲁士这个角落。一般说来，他的观点比较不受拘束，首先是他的表达方式比较果断和明确。希望这篇作品在《新时代》上登完以后，立即出单行本。据我所知，这是对普鲁士传奇这个

堡垒第一次最好的正规的围攻，说的是莱辛，指的是老弗里茨①。而普鲁士传奇一定要打破，然后普鲁士才能溶合于德国。关于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无论在德国历史还是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的前提，有些地方我倒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个问题梅林只是提了一下。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8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第310页

①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关于判断的分类】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黑格尔忠实于他的整个逻辑学的划分，把判断分为下列几类：

1. 实在的判断，判断的最简单形式，这里是肯定地或否定地表明某一单个的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肯定判断：玫瑰花是红的；否定判断：玫瑰花不是蓝的；无限判断：玫瑰花不是骆驼）。

2. 反省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关于主语的某种关系规定，某种关联（单称判断：这个人是会死的，特称判断：有些人或很多人是会死的，全称判断：一切人都是会死的，或人是会死的）。

3. 必然性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主语的实在的规定

性（直言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假言判断：如果太阳升起，那就是白昼；选言判断：南美肺鱼不是鱼类就是两栖类）。

4. 概念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主语对自己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己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实然判断：这所房子是坏的；或然判断：如果一所房子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它就是好的；必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

第一类是个别的判断，第二和第三两类是特殊的判断，第四类是普遍的判断。

不管这些东西在这里读起来怎样枯燥乏味，不管这种判断分类法有时初看起来是怎样任意作出的，但是，对于仔细研究过黑格尔《大逻辑》中的天才阐述（《全集》第5卷第63—115页）的人来说，这种分类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546页

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

1. 它（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2. 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5——

546页

你终于把政治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个事情确实拖了很久，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52页

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

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7月3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5页

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

可以在不损害内容的条件下写得更紧凑一些。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5月3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0页

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

恩格斯：《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67页

我非有较多的材料绝对不能替《泰晤士》写东西，即要过一、二个星期，但到了那时，马上就可以弄好的。

……论文必须写得十分精密，使那家伙无法答辩，否则宁可不写。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24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28页